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握住一枚落叶的心跳



我是在初冬的清晨与一枚落叶相遇的。它从树上飘然而至,不偏不倚停泊在我的脚下。我仿佛听到坠落的呻吟,那是一枚落叶最后悲壮的绝唱。它以最美的姿态,以叶落归根的忠诚,向大地致敬。

我把无家可归的落叶放于掌心,我们旁若无人地彼此拥有,彼此缠绵。我必须坦白,这种温暖在我的内心运筹帷幄许久。在初春清晨,当我路过充满花香的小路,一枚青翠欲滴的绿叶,闪着光,摇曳在枝头。我们默默约定,当秋风萧瑟,我便握住它狂热的心跳。

我满怀深情地抚摸它单薄的身躯,黄色的叶片上布满星星点点的黑色斑点,我感受到了一枚树叶的衰老。这样的衰老如此熟悉,仿佛在九十岁奶奶粗糙的手臂上显现,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蔓延,在她花白的发丝间,在她佝偻的腰身上,在她蹒跚向前的脚步中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思绪像一阵自由的风,居无定所。我记起了在黄河入海口,年富力强的父亲无怨无悔地匍匐在大地上。刚露出脑袋的小麦,以粗犷、张扬的绿色席卷原野,还有坚持守到最后、咧开嘴巴笑出声来的棉花,也不甘示弱,在白云下展示与众不同的白。已经被生活压弯的父亲,对我与一枚落叶的缠绵嗤之以鼻。

与父亲形成统一战线还有我的母亲。她把豁口的茶碗重重地摔在桌子上,来表达恨铁不成钢的愤恨,眼神中还残留了丝丝缕缕的疼爱。其实,一起被母亲列

童年里的吆喝声



我的童年在老矿区度过,记忆中,煤矿家属区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,里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,火柴盒子一样,住的都是矿上的职工。家属区外面是一条小街,五金店、包子铺、烧饼摊、理发店、菜市场、代销点……可谓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。

童年的生活很艰苦,物资短缺,一切商品都要靠票和券来供应,也就是限量供应,买粮食要粮票,买油要油票,买肉要肉票,买布要布票,此外还有白糖票、手表票、自行车票等等。这种情形下,糖果糕点之类的零食,几乎为零。我们这些小孩子馋得呀,上山摘巴根草、刺酸梨、八月瓜、火棘果、灯笼泡;下河摘水葫芦、野菱角、鸡头米、莲蓬头;偷吃过庄稼地里没成熟的玉米和麦穗(用火烤着吃);游过大沙河到河对岸的桃园去偷吃未成熟的毛桃子;到小河塘里网虾、捉鱼、掏泥鳅,用自制的叉子抓老鳖;用弹弓打鸟;揉面筋粘树上的知了……绞尽脑汁地弄点“野味”给自己打牙祭。虽然清苦,但跟小伙伴们在大自然中尽情玩耍也是非常开心的。

半下午时,家属区大院里常常会响起各种吆喝声——锵菜刀磨剪刀、挑货郎担鸡毛牙膏皮换麦芽糖、摇着“拨浪鼓”卖针头线脑、拎着钢精锅卖米酒……其中最让我们小孩子动心的莫过于挎着木桶卖红薯的。

到家属区卖红薯次数最多的有两位:一位是中年汉子,一位是老婆婆。中年汉子长得矮壮敦实,披件油渍麻花的军大衣,脸膛黑红,大嗓门,站在家属区门口,一声“新鲜烤红薯哎……”我们就听到了。他挎的木桶大,卖的红薯也个个的大,吃一个饱半天。不过,他卖的红薯是黄白肉的,不怎么甜。他做生意豪爽,遇到斤斤计较的主妇,非要抹掉零头的,他也不计较,因而人缘极好。

另一位老婆婆,干巴瘦小,力气小,挎

入“不务正业”的还有我不离不弃的写作。她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看看你整天点灯熬油地写,不累吗?”我怔怔地站在原地,一枚落叶像蝴蝶滑落手心,在秋风中狂舞。

而此时,我握住一枚落叶的心跳,我记起了与奶奶的深情相拥。九十岁的奶奶,已经到了数着日子过的日暮时光。白内障夺去了奶奶最后一丝光明,耳朵也像塞进了棉花,疼痛牵绊了乏力的双腿。九十岁的她还有什么愿望呢?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,趴在她的肩头,大声地呼喊奶奶,她颤颤巍巍地站在我的面前,用树皮一样的双手,紧紧地握住我的手,老泪纵横地一遍遍地问:“是我的燕儿,回来了吗?”当我的乳名一遍遍地被提起,仿佛穿越了童年的时光隧道。

奶奶在多年之前,已经将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妥当。最让奶奶得意忘形的是那身蓝色刺绣寿衣。她会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拿出来,让和煦的阳光,轻柔的风来驱赶岁月的痕迹。甚至有一次,奶奶竟穿上“寿衣”,默默地掸落岁月折叠的褶皱。她轻拢零乱的发,郑重其事地说:“我得板板正正地与你爷爷见面。”

在小姑的朋友圈,看到奶奶在一根拐杖的支撑下,小心翼翼地挪动小脚。我多想伸开双手,虔诚地迎接奶奶,如同我蹒跚学步时,奶奶在另一端伸开双臂迎接我一般。在这个初冬,我多想如同握紧一枚落叶一样,永远地握住奶奶粗糙的双手,永不松开。

的木桶小,卖的红薯也小,不过,她卖的红薯是红肉的,甜蜜沁心,个头匀称,整整齐齐排在木桶里,每一个都洗得干干净净,叫人一看就喜欢。老婆婆也是个讲究人,出来卖红薯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在脑后盘成一个圆圆的发髻,身上的衣服浆洗得干净挺刮,从头到脚清清爽爽。不过她做生意可就抠门多了,一分一毫也不肯松口,再斤斤计较的主妇遇到她也得“偃旗息鼓”。

每天半下午时,家属区大院里准时响起“开锅热红薯哎——”的吆喝声,声调拖得长长的,又好听,又撩人,像一根软软的羽毛,轻轻撩拨着小孩子的心。我们一听就坐不住了,哪怕不买,也要跑过去看看。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也跑出门,如蜜蜂归巢般围拢到卖红薯的桶边,伸长脖子,看卖红薯的揭开厚厚的保温棉布,一股香甜气味迎面扑来,纷纷伸出小手,手心里攥着2分、3分、5分的硬币,叽叽喳喳地嚷嚷“给我一个大的”、“我要个细长的”、“我要个稀软的”……吵得卖红薯的人头都晕,一个劲儿说:“别嚷嚷、别嚷嚷,一个一个来。”有时木桶里还会有煮熟的嫩花生、鲜荸荠和玉米棒,热气腾腾、香甜可口,那就更惹人垂涎了。那是我们童年最美味的零食!

那时,一般情况下,父母是不会给我们钱买零嘴吃的,除非考试得了100分,或作文、习字得了优秀,才会给我们2分、3分钱,我把这来之不易的钢镚儿积攒起来,攒够5分钱可以买一个甜蜜蜜的烤红薯,攒够一毛钱就能买一根香喷喷的玉米棒了。用自己的学习成果换来的零嘴儿,吃起来格外美味、格外有成就感!

光阴似箭、日月如梭,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高楼大厦取代了简陋的家属区,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也淡出人们的视野。每每回想起童年卖红薯的吆喝声,一种甜美温馨之感便涌上心头,好似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年代。

胡杨的歌

马迎途

栈道引导着目光,我们顺着胡杨林前行。遮天蔽日的黄叶,被太阳的光线穿透,折射出金玉般的星线。散落在眼底的金波湖中,不时被游弋的锦鲤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水面画。

风卷着几声过往的鸟鸣,哗啦啦地唱出歌声。由远及近,再由近及远,随着水花的扩开,吸引了锦鲤游弋的方向。

胡杨次第排开,参差不齐地错位,正好互不掩饰。张开着笑脸,一起歌唱秋光。

一簇簇的红柳,打着拍子,舞着花束,大摆裙转出铎铃的声响,沙漏里流淌着细细的时光。

沙枣林上的玛瑙,预备着星夜的灯盏,让夜里的胡杨林不会暗淡;穿行的萤火虫,手提无人机,领略鸟瞰下的游人;蚂蚁在捡拾赞叹的词语,放置在山丘的册页上,行行字字珠玑,镌刻着植树者的日夜星辰,苦乐年华……水幕里映影出胡杨拔节沐浴的鼓点。

蒹葭苍苍,绿水泱泱。快板声激荡在云层的天花板上,随风摇摆的蒹葭,婀娜多姿的细身子。此刻沙枣点燃了金花的绽放,礼花被天女洒落下来。听见一曲陶吟从音孔中飞出,展开翅膀,向太阳飞去,有黑点缩小成一个光子……

远处有很多想象的东西。玉米啃食一场秋风;蚂蚱跳入水一样的草丛,没有一朵浪花;羊收拢成一座小山,积雪越来越厚。

我站在丘岗上,有了许多无法言喻的辞章。三千年的岁月,筋骨在烈日的啃食里,脱去了一圈圈的年轮,仿佛又要回到从前,重新生发枝丫。

河西走廊穿行的风客,没有驻足的时候,羌笛里吹出悠远的思绪,杨柳每年会绿,胡杨会头戴金黄的皇冠,守候在家乡的路口,等待着你我回来。

其实在我心里,不论在什么地方,只要有风呼啸,我就听到了胡杨的歌,在耳际萦绕,久久不绝。